

## 诗坛“顽石”梁小斌:

# 在文字的世界里独自成俑



### 人物简介

梁小斌，安徽合肥人，1954年生，朦胧诗代表诗人。自1984年被工厂除名后，一直靠阶段性的打工为生。他前后曾从事过车间操作工、绿化工、电台编辑、杂志编辑、计划生育宣传干部、广告公司策划等多种职业。1972年开始诗歌创作，他的诗《中国，我的钥匙丢了》《雪白的墙》被列为新时期朦胧诗代表诗作。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2005年中央电视台新年新诗会上，梁小斌被评为年度推荐诗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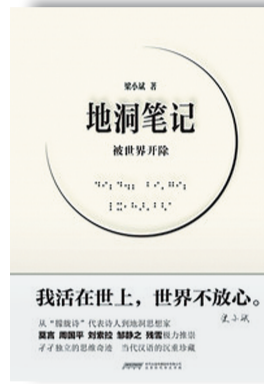
2013年11月11日，梁小斌突然发病入院，脑梗造成颅内血栓面积较大，受视神经压迫双眼已经失明。他的困境境遇立刻引发了外界广泛关注，众多诗友伸出援助之手，还有人替他治病组织拍卖。短短十天内，捐款已近百万。

梁小斌2005年被评为年度推荐诗人，推荐语认为：梁小斌诗歌中蕴涵的深情和智慧，是汉语写作历程一个多棱面的见证，难得可贵的是，这样像冰块一样生活着的诗人，通过自己卧薪尝胆的努力，恢复或者说绵延着一种纯粹、高贵的文学理想：以透明消解阴霾，以深沉埋葬浅薄，以少战胜多。

### 主要作品

著有诗集《少女军鼓队》（中国文联1986年版），思想随笔集《独自成俑》（天津社科2001年版），《地主研究》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），《梁小斌如是说》（新华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），《雪白的墙》，《我热爱秋天的风光》，《秋天》。其诗歌《中国，我的钥匙丢了》、《雪白的墙》选入了《百年中国文学经典》，《雪白的墙》选入了高中语文教材，2000年《我热爱秋天的风光》入选全国通用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第三册。

（本报综合）



## “梁小斌困境”

或许在外人看来，梁小斌也是苦难的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诗歌创作掀起过一个热潮。评论家徐敬亚曾说：“在文学荒原上，中国有两个天真的孩子，一个是顾城，一个就是梁小斌。”当年梁小斌风光一时，曾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

30多年过去了，朦胧诗的耀眼光芒早已随时光淡去，诗人们大多另谋出路。梁小斌一直不肯放弃，但他也是那批诗人里“混”得最差的一位。他一直游离在体制之外，没有固定工作，靠

打零工生活。他的朋友简宁说，梁小斌的谋生能力停留在普通人20岁的水平。

梁小斌没有钱，只有字。数十年的时间，除了诗作，他有百万字的思想随笔集，2001年出版了《独自成俑》《地主研究》，2005年出版了《梁小斌如是说》，不久前又出版了《地洞笔记》。对普通读者来说，梁小斌的书写起来拗口、晦涩，甚至有点不知所云，文学批评界却将他推崇为“中国的卡夫卡”。这似乎注定了梁小斌的书畅销不了，只能靠微薄的

版税勉强度日。去年11月，一次突如其来的脑梗让梁小斌意识到，自己竟是个没有医保的人，根本负担不起高额医疗费。

随后，由于一批文学界朋友的介入，“梁小斌困境”在网上引发了热议。学者叶匡政说：“我很早就说过，诗人如果没有其它职业的话，99%都得饿死。物价一直在涨，但诗歌和纯文学的稿费一直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上。”在安徽社科院工作的诗人祝凤鸣说：“这次梁小斌事件中，与其说是对具体一位

诗人的关注，不如说是对诗歌的关注。”

而这些，对梁小斌来说，都是发生在身外的事。

“我活着，我写诗。”除了和文字打交道，梁小斌不会别的。他尤其擅长把生活的普通片段，变成艺术的完美瞬间，他说：“有重大意义的不光是政治事件，一块蓝手绢，从阳台上落下来，同样也是意义重大的。”他的文字通常是内省式的：“我们往往只看到一些战争场面的四散奔逃，但感受不到内心世界的月黑风高。”

## 在微小的细节里感受天差地别

在合肥第三十二中上学时，梁小斌和同龄人一样，看革命样板戏，读毛主席诗词，让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作家浩然的作品。梁小斌比别人爱琢磨，读浩然的《金光大道》，当看到五保户老农民生病时没水喝，伸出手去窗台抓雪的情节时，他感慨：人在倒霉的时候，雪也是下在外面的；这与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完全不同，北国的雪景完全是装在伟人心里的。从最微小的细节，

梁小斌就能感受到强弱之间的天差地别。

后来他读到了北岛的诗句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，心情激动万分，有一种被涤荡的感觉，这开启了他对诗的思考。在下放当知青期间，他也开始了诗歌创作。

他最著名的代表作《中国，我的钥匙丢了》来自于招工回城后在合肥制药厂更衣室的经历。有一天，他一边在更衣室换衣服，一边喃

喃自语：“我的钥匙丢了。”他沉浸在诗的意象当中，车间领导大为光火：“钥匙丢了，就半天不出来见人了么？”下班后，梁小斌骑车带着工会发的几个西瓜回家，一路上脑子里想的全是“钥匙丢了”。他甚至觉得车子上的西瓜太沉，妨碍了他思维的运转，顺手就把西瓜扔到了路边的水塘子里。

《中国，我的钥匙丢了》发表于1980年。诗中，他以钥匙的丢失来比喻理想

的失落，隐喻“文革”给一代人留下的精神创伤。这首诗也成为中国朦胧诗的一座高峰。

但诗人的生活并没有攀上高峰。因为对工作总是心不在焉，1984年，梁小斌被制药厂除名。当时年轻人没有工作就是“另类”。父亲对着失业的儿子纳闷：“这个没有工作的怪物，居然还睡得那么香。”从此，梁小斌自我流放在写诗的道路上，切断了一切后路。

## 和世界保持距离

“作为一个诗人，是刻意要和这个世界保持距离吗？”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问道。“也不是，我只是没有足够的能量去让体制接纳我。”梁小斌这样回答。

当年，他诗名正盛时，安徽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告诉相关人士，想找梁小斌谈谈。梁小斌听到消息很兴奋，专门在家等着领导接见。结果领导没亲自登门，梁小斌就抱怨：“领导是个骗子！明明是想让我去找你谈，为啥说要来找我谈？”对人情世故缺根弦的梁小斌，至今把这件事归结为“语言出了问题”。

梁小斌经常会陷入经济窘迫的状况中，但他毫不在意。在全国各地，他不乏诗友，到哪儿都有朋友接济，

吃穿住不愁。他自己也不吝惜花钱，有一次朋友结婚，他身上总共有2000元，就掏出1900元给朋友买了个大花瓶做礼物。他自己还经常有过期的稿费单忘了取——他似乎从不发愁没钱的日子该怎么过。

现在的爱人卓秀英原先是梁小斌的“粉丝”。看到梁小斌和前妻离婚之后，生活穷困潦倒，就怀着爱怜、勇气跟他走到了一起。梁小斌送给她的结婚礼物是一首诗，诗页的左上角画着一枚钻戒。

卓女士在事业上曾有过自己的辉煌，但自从和梁小斌结合之后，她的“财运”急转直下，直到最后一家公司倒闭，原先的大房子换成小房子。

“虽然生活和过去没法比，但钱够用就行。”卓女士有着北京人的爽朗、乐观，她微笑着抱怨：“和他一起生活很累，我觉得自己不但扮演妻子的角色，也扮演母亲的角色。当初觉得他是个纯粹的人，但没想到那么纯粹。你看他现在60岁了，但没有白头发。可能因为他至今还保持着一颗童心，对生活看得很淡，永远沉浸在他喜欢的东西里。”

对于梁小斌来说，最敏感和最要紧的还是文字：“小河流入大海，该怎么把它写透彻呢？我写‘故乡的小河在大海的身躯上流淌，请问你是来自谁的家乡’。”在近年来的写作中，梁小斌更显得和其他作家格格不入。一草一木、一言一动，在别人看

来是浮光掠影，他却思索良久。诗人杨键评价他——被世人遗忘得有多深，他的思索就有多深。

梁小斌特别跟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提到了他写的诗《融化到此为止》，诗的内容大致是，在大海上漂浮着一块冰，阳光对付冰，根本用不着暴晒，周围的空气和海水就足以令它消失在海天一色中。但这块冰的内里却是一块黑色的石头，上面刻着“融化到此为止”。

这块顽石就是梁小斌。他和他的诗作一样，被封存在那一小截历史里。但是，他并没有停止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思考——用他那颗敏感的诗人之心。在文字的世界里，他甘愿独自成俑。